

考驗

威利·布萊德爾著

新文藝出版社

威利·布萊德爾

考

驗

商章孫 商志馨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暴露希特勒法西斯集中營真相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書中所提到的法西斯匪徒的姓名都是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幫兇犯被逮捕歸案時，這部作品竟成了法庭對他們過去罪行的「調查報告書」了。

我們在這部作品中一方面看到了法西斯匪徒的總督、集中營司令官以及一幫突擊隊長的猙獰面目和血腥行爲，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以托爾斯頓爲首的共產黨員的堅貞英勇氣概，工人共產黨員克賴伯爾在集中營裏曾遭受長期黑牢禁閉和種種酷刑拷打，始終堅強不屈，在獲得釋放之後，想到了托爾斯頓在集中營中所給予他的教育和青年同志楊克的慘遭殺害，他又奮不顧身地參加黨的地下鬥爭了。由此可見，真正的共產黨員是經受得起任何「考驗」的。

本書曾被譯成了十七種文字，單在蘇聯就發行了一百多萬冊。

Willi Bredel

Die Prüfung

根據 Aufbau-Verlag Berlin 1954 年版本譯出

考 驗

威利·布萊德爾著

商章孫 商志馨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84

開本 850×1168 紙 1/32 印張 13 7/16 字數 292,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100 定價 (6) 1.38 元

作者生平及其作品介紹

威利·布萊德爾的創作跟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結合得非常緊密。他提到自己的作品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我的任務就是……描寫德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它的悲劇。』布萊德爾本人就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因此他認識到用文學創作來描寫工人運動的鬥爭就是他終身的任務。

威利·布萊德爾於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生在漢堡的一個烟草工人的家庭裏。早年就靠自己的勞動生活，在造船廠當鑄工。他當學徒的時候已經參加了社會主義的青年運動。一九一八年又參加了斯巴達克司團，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一個爲和平而鬥爭的革命地下組織，也是德國共產黨的前身。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德國共產黨成立後，他是最早加入的一個黨員。一九二三年十月漢堡的工人舉行武裝起義，布萊德爾也拿起了武器爲勞動人民的權利而戰鬥。起義失敗後，他因此被判處兩年徒刑。早年當鑄工的時候，他已經常常寫點短的小品文和報導性的文章。出獄以後，他擔任埃森城魯爾回聲報的編輯。這是他的一段新的學習時期。後來他又去航海，在多次的航程上熟悉了許多地方，如北非、葡萄牙和意大利。歸來以後他擔任了漢堡人民報的編輯。他寫的文章熱情而激烈，這引起了反動派的憤怒，他們又判處他兩年監禁。他利用這段被逼迫的『休假』勤奮地學習和研究。隨着他在

工廠裏和在階級鬥爭中閱歷的增長，這位年輕的無產階級戰士的寫作天才也成長了起來。這時他有充裕的時間來寫他第一部長篇小說了。當他還在坐牢的時候，這部小說N和K機器廠就已經出版了。布萊德爾稱這部作品是「一部描寫無產階級日常生活的小說」，它的主题是寫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進行鬥爭反對剝削和減低工資。他在獄中寫成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玫瑰院大街，是描寫德國北部某大城市的一個共產黨支部所進行的鬥爭。

布萊德爾的作品不是要喚醒人們的同情心，而是要號召人們起來鬥爭，這是它們跟資產階級作家所寫的許多批評社會的小說最大的不同點。雖然這兩部早期的作品還有許多缺點，寫作技巧上也不够成熟，但是它們忠實地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的鬥爭和政治要求，所以這兩部作品仍舊壯大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德國革命作家的作品陣容。

被釋放以後，威利·布萊德爾重享自由生活並不很久，就又被當時的反動派所控告，投進了監獄。

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在德國執政，這位堅貞的戰士又被從監獄移到扶爾斯比特爾集中營。他在營裏備受拷打和虐待。次年他逃出了集中營，流亡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在這裏他以四個星期的時間寫成了著名的長篇小說考驗。這部書是當時描寫法西斯集中營真相的第一部文學作品。布萊德爾以親身的經歷無情地揭發了扶爾斯比特爾集中營裏納粹黨徒的兇殘，同時也頌揚了被捕者臨難不苟免的鬥爭精神。小說裏的納粹黨徒的姓名都是真的，所以二次大戰後這幫兇犯被逮捕歸案時，這部小說竟成了法庭對他們過去罪行的「調查報告書」了。這一點作者在本書的序言和後記裏都曾提到。考驗自

一九三四年秋出版後被譯成十七種文字，單在蘇聯印行的冊數就已經超過一百萬冊。作者也因這部小說在世界文壇上樹立了聲譽。

不久威利·布萊德爾應蘇聯作家協會的邀請前往莫斯科。他在這裏才免除了法西斯的迫害，能以德國作家的身份安心從事創作，並和其他流亡蘇聯的德國作家出版了文學性的雜誌言論。在這段時期他寫成了長篇小說你的不相識的兄弟，反映德國工人反法西斯的地下鬥爭。

一九三七年布萊德爾參加了西班牙的國際縱隊，拿起了武器爲西班牙人民的自由解放戰爭而戰鬥。他當時擔任志願軍台德曼營的軍事委員。雖然他是個文人，並且也從來沒有服過兵役，但是在戰場上他却能身先士卒顯示了他的勇敢。他曾把這番經歷於一九三八年在巴黎寫成了中篇小說愛勃羅河上的遭遇。次年又取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英雄事蹟，寫了包括三個短篇的小說集萊茵河上的委員。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布萊德爾和一些流亡的德國作家組織了宣傳隊走上了前綫。他們用傳單和擴音器向法西斯德國士兵進行宣傳，勸他們早日醒悟不要作無謂的犧牲。在斯大林格勒他親眼看到法西斯的第六軍團全部被殲。他在一九四四年寫成的短篇小說集特務隊長，就是描寫這個軍團的覆滅和他在戰場上的經歷的。

旅蘇期間他開始寫他的長篇巨著：親戚和朋友三部曲。第一部父親們於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時即已發表，第二部兒子們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第三部孫兒們則於一九五三年冬才出版。這部以德國工

人運動爲主題的巨著所包括的時代從一九〇一年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止，整整半個世紀，所以說它是用小說體裁寫成的一部德國現代史也未嘗不可。作者因這部名著曾榮獲國家獎金。

除以上作品外，作者發表的還有台爾曼傳和一個德國兵的遺囑，沉默的村莊、五十天、平分贓物的弟兄等小說以及電影劇本無產階級的兒子、台爾曼。

威利·布萊德爾現在除從事創作外，還主編兩種雜誌：今日與明日及德國進步作家圖書月刊。他同時還是德國藝術學院的院士。今年五月應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曾來我國訪問。

威利·布萊德爾的生平，從一個鑛工成爲一個名作家，是充滿着戰鬥和勝利的。

序 言

在我給關在集中營的隔離牢房的歲月裏，我就把這本書起了腹稿，這樣它才得作爲思想的違禁品給偷帶了出來。以後在布拉格把它寫到紙上，只是個技術上的工作了。一九三四年秋天本書的第一版便在倫敦的馬立克出版社出版了。

這本書裏所描寫的是希特勒時代頭一年的集中營裏的情況。大家都知道秘密警察和黨衛隊以後一年一年地把他們拷問和殺人的技術弄得更爲完備了。當初用來根絕德國國內的愛好自由與和平人士的手段，在十年的過程當中，登峯造極地變成用最現代化的方法來有計劃地滅絕整個地區的居民和民族了。要對納粹統治的最後幾年裏用工業化的方法來消滅人類獲得一個印象，就是把這本書裏所記載的事情再乘上十倍也還是不夠的呢。

記載這些事情所用的露骨的寫實手法間或引起過反感，不過我並不認爲我的任務是要來掩飾事實或者把它改頭換面，即使這些事實是我們民族文化上的一個不可磨滅的恥辱，我認爲也沒有這種必要。爲了可以用敘述的方式來描寫真象——無非是具有文獻性質的真象——我選用了長篇小說的形式。

在這本書的早期版本的序言中有過如下的一段話：『我所描寫的是我親身經歷過和看到過的事。

有些是我從自己極熟識和絕對可以信任的難友那裏聽來的。在這本小說裏沒有臆造出來的人物。黨衛隊員的姓名是真的，突擊隊長、營司令官、執刑廳廳長和總督的姓名也都是真的。我只把犯人們的姓名（和跟他們有關的某些情況）加以更改了。』

我爲什麼把我難友們的姓名加以更改，這是無須說明的，當然今天已沒有這種必要了。在品格正直的社會民主黨員和美學家福理茲·柯特威茲博士這個人物身上，我試描寫出盧伯克城的索爾威茲博士悲慘的遭遇，他從被捕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他所謂自殺爲止，不得不忍受一段無與倫比的苦難的歷程，在堅貞不屈勇於犧牲的共產黨員亨理·托爾斯頓這個人物身上，我試描寫出國會議員馬提亞士·特森的英雄氣概，他受過頭一年的苦難之後，還不得不在集中營裏既不受判決也不受審訊地度過納粹專政的整個其餘的歲月——十一年半，然後在第三帝國面臨末日的時候被希姆萊的劊子手們謀害了。這本書的從前的版本是獻給我的故鄉漢堡的反法西斯人士的，今天在德國刊行的這第一個版本我把它獻給我們人民英勇的兒子，在爭取自由和人道的鬥爭中的殉難者馬提亞士·特森。

威利·布萊德爾

一九四六年一月於史威林

考

驗

逮 捕

列車在幾分鐘內就要到達漢堡。

有一個男子站在從美因河畔的福蘭克府開往漢堡——亞爾托納的快車的通道裏，向窗外眺望着，他在工作上的一個新階段便從此開始了。這個客人是從柏林來的。他不直接從柏林坐火車到漢堡來，却選擇了一條經過漢諾威的遠路。

漢堡啊。

將來工作會不會繼續有成績而又順利，像歷來那樣呢？擺在他面前的任務是困難的；他不得不冷靜地、謹慎地來做……在克姆尼茲是不容他再呆下去了。他在薩克森工作過四個月，不斷地遭受迫害，總是受着被人出賣的威脅。雖然發生過暗殺、虐待、逮捕，可是這個黨仍舊活着，組織堅持着，工作在繼續進行……誠然有過致命的反擊。突然冒出了特務分子，把一些重要的聯絡暴露了。他們的假面目雖然時常很快就被揭穿；可是他們偽裝成同志，或戰友，好幾個星期和好幾個月之久，用通敵的辦法在組織裏頭打開了一些裂口，這也是常有的事……慘酷的恐怖把許多人弄得氣餒，胆子小起來，他們對任何地下工作都縮手不幹了。因此組織裏的有些小組瓦解了，政治活動停頓了下來……要把

這個地下工作的機構再推動起來，這可不是挺容易做到的，這曾經拚掉過一些人命。但是却做成功了……

克姆尼茲的情況是這樣。

如今是漢堡。

列車發出轟隆隆的響聲駛過南易北河上的鐵橋。這個客人從來沒有到過漢堡。他坐着火車駛入這座城市裏去，是帶着好奇的愉快和說不出來的恐懼，帶着一種擺脫不掉的不舒服的感覺。他徒然無益地對自己說：像在漢堡這樣一座百萬人口的都市和通商口岸來做地下工作，比起像在克姆尼茲那樣一座中等的工業城市總是要容易一些的。但是在這個炎熱的八月清晨他却不禁打起寒噤來了……

一些牧場和一小塊一小塊的田地，高聳的草頂上面長着青青的下薩克森樣式的小農舍從車旁飛馳過去了，緊接着就出現了一座座新式的、好幾層樓的巨型新建築物。制動器發出尖銳的聲音。汽笛短促刺耳地叫了一聲。列車猛然震動了一下，速度就變慢了。列車駛過威廉斯堡。

旅客們忙亂起來了。有一些人把他們的行李放在手邊，把他們的大衣搭在手臂上，另外的一些人擠到窗子面前，看得見碼頭了。

海洋巨輪，這些睡眠着的怪物，在港裏船靠船地排成長長的雙行停泊着，用鋼索緊緊地繫在黑色的木樁上。有些大艇和小拖船在它們周圍蕩來蕩去。雖說是工作日的清早，長排貨棧的前面是冷清的，靠碼頭岸壁的巨大起重機死氣沉沉地凝視着閃耀的光波。到處有人在走動。可是只有幾條緊

繫在碼頭附近的輪船旁邊才有人在工作。

『請您告訴我，今天漢堡是不是放假呀？』靠窗口站着的旅客中，有一個人隨便地問了一聲。

有一個老年人回答說：『先生，自從發生經濟恐慌以來，漢堡天天在放假呀！』他們相對微笑着。

『基本上已經好轉啦！』有一個戴夾鼻眼鏡和紫綳腿套、臉色蒼白的人很嚴肅地插嘴說。

『只要經常看報紙，就會清清楚楚了解這情況的。就在幾個月以前，漢堡碼頭還有七十萬噸的船艙空着不用，今天不過只剩下四十萬噸啦！』

『這個情況可也只有看報紙才曉得，不是望望碼頭就會知道的啊！』

『先生，我請您好好地想一下，這個情況可不是通過目擊，却只有通過統計調查才可以明確的。』排成整公里長的、關着門的貨棧和倉庫，樹林一般的起重機，載貨列車可以直接開到輪船跟前的鐵道網，海洋巨輪因為空着，屹立在水面上顯得異常高大，造船廠有着高大的船台和龐大的船塢——就連這座荒涼的、寂寞的海港也顯得雄偉。

當列車通過易北河橋，通過郊外工人區，從調車車站、煤氣庫、運動場旁邊駛過去的時候，大家在車廂裏開始忙着收拾東西，和擠來擠去。那些最性急的客人已經站在車廂的門旁邊。其實連車站的影子一點還看不見呢。

在鐵路通道的下邊有些綠色的、紅色的、金黃色的和藍色的東西閃閃發光：這是一個水果蔬菜市場。

奇形怪狀的高樓大廈緊靠着市場矗立着。其中有一座高樓看起來像一條巨大的海船，它那輪廓分明的、成曲綫的正面配上一座像甲板的上層建築，構成尖尖的形式，好像一個船頭。另外一座高樓好比是一個龐大的、光閃閃的立方體，在拆毀的舊城瓦礫堆間屹立着。原來要在這裏建造漢堡的新城的，因為當時發生了不景氣，就把這些計劃一筆勾消了。

總車站。

那位客人回到自己的車廂裏去了；他還有時間；他要在達姆托車站才下車。

有人在擁擠和趕路，有人在喊叫和招手，有人在問候和接吻。揹着箱子的腳夫淌着汗水，替自己打開一條道路。賣報的把他們的手車順着列車推着走。突擊隊員和鐵路警察混到羣衆裏去。機車噓氣的呼呼和嚇嚇聲響遍這座巨大的車站。列車停六分鐘。

真是奇怪，現在到了漢堡啦，內心的不安消失掉了，以前的自信心又恢復了。讓那些念頭滾他媽的蛋，客人心裏在說，漢堡可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地區，在這裏我們有着具有優秀傳統的工人階級。

亞爾斯忒湖呀！……

這個客人低聲自語，他把這句話已經背熟了：「兩點五十分鐘到亞爾斯忒湖輪船停泊站雍芬斯堤。搭西比勒號輪船到米勒卡姆普。向涼台走去。」

還只有兩個乘客同着他站在通道裏。他便問其中的一個乘客：「對不起，您大概可以給我指點一下雍芬斯堤在哪裏吧？」

「當然可以，別客氣！正對着我們面前，在那邊靠亞爾斯忒湖邊的那條散步大道就是了！」
「多謝啊！」

那個客人望見在散步大道面前停泊着一些白色的小輪船。那麼在那裏就是雍芬斯堤輪船碼頭了，他必須到那裏去。

可真了不起的一座城市！有這許多好看的鐘樓！這許多大商店！這座巨大的碼頭！這許多海洋巨輪！這個行駛着白色小交通汽船的湖坐落在市中心；這就是漢堡。

這所有的東西將來有一天便會屬於我們人民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領導者將來會在那些商店裏辦公。這個碼頭將來是社會主義德國的水陸轉運站。那些輪船將來無須停着生鏽爛掉，而要把社會主義化的工業上的製成品運輸到世界各地去……

一切的東西將來有一天是屬於我們的。殘廢的工人將來要在那些漂亮的別墅和湖邊的大公園裏休養，勞動人民的孩子們將來要在那些地方成長起來……

納粹黨員把職工協會的幾條帆船和小艇偷去了。所有的帆船，所有的汽艇，所有的小艇將來有一天要屬於勞動人民的。他們把工人的職工會的房屋和工人的宿舍霸佔了。那些最漂亮的大廈將來有一天要變成工人俱樂部。他們把工人的旗子踩在污泥裏，還把它們燒掉了。將來有一天在這些房屋的所有屋頂上頭，在所有桅杆上頭都會飄揚起紅旗的……

那個客人走出達姆托車站。他把他的箱子交到行李寄存處了。現在是十點五十分，他還有幾小

時的空閒時間，便打定主意到碼頭工人區聖·保理，到繩子街一帶走走。有人指點他走向一條在植物園和動物園之間的林蔭大道。

大城市喧囂的聲音好像一下子被什麼吞吃下去了。在老菩提樹的樹蔭底下，八月天氣的陽光是不大炙人的。有一陣令人清醒的香氣從植物園那邊吹過來……最要緊的工作是同那些大企業重新恢復聯繫。特別是要同布羅姆·沃斯造船廠和烏爾康造船廠恢復聯繫。然後再找碼頭工人，交通工人，政府的職工。據說在幾個企業部門當中，就是在亞爾托納的門克·漢布羅克金屬工廠，在班姆白克的卡爾蒙橡膠廠，在巴倫芬的倫姆茲瑪廠，已經又工作得不差了……不曉得在企業內還有多少種報刊在出版？同各個市區的聯繫不曉得是不是還發生作用？因為大批的人被捕，是不是通訊機構也大受影響呢？一天當中有三百個最優秀的、最積極的黨員被捕了，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現在應當做的就是培養新的幹部，用些新的、沒有經驗的同志把工作又恢復起來。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但是我們一定要把它做成。

……做的時候，假使我也被捕呢？

那時自然會另外有一個人來補我的缺的。

那個客人在一座古老的公墓旁邊走過。墓碑都是發黑的，字跡模糊，大多長滿了青苔，坟墓是沒有人經管的。突然間他停了下來，抬頭望着在一堵高牆後邊的一座高大紅色的建築物。這是一座監獄——對着這公墓——正在城當中。大概是預審監獄吧……這個客人靠在公墓欄杆上頭，向監獄望